

東古一起被灌酒，R18。

東馬幸紀 & 古屋樂人

感謝KP碎友情贊助宇鷺翔汰

但是在和好之後他們又得有一陣子沒辦法好好相處，在此指的是外在因素，並非心理因素，光是先前那兩三天的折騰，加上之後古屋身體恢復，以及在和好的隔天兩人又請假，這段時間累積起來的事情對於二目與若頭來說肯定不少。

所以和好之後反而沒什麼機會獨處呢，他很常晚回家，回家之後就趕快睡覺休息，雖然短暫的早餐時間還是能與平常相同的互動，但好少，真的太少了，消磨不安感的日程要變得更長了，這無可厚非。

今天事情有好好做完的話就能輕鬆回家，雖然晚餐彼此都各自吃過了，但時間還不算太晚，不曉得會不會又變得尷尬……東馬在開門時往後瞄了一下跟在自己身後的人，已經做好可能被罵的心情，打開古屋家的門之後便朝裡頭揚起音量。

「我回來了。」

雖然也是像東馬一樣累積不少事務要做，但基本上因為他的工作性質與東馬不太相同，這使古屋能早點回到家裡。他通常會洗完澡就在客廳等東馬回家，待對方清洗後一起就寢。

一樣是在客廳等人的他聽見聲音起身，走向客廳準備迎接東馬，他的微笑在看見對方身後的來人一頓，短暫地皺了皺眉才又重新掛回笑容。

「哎呀，有客人怎麼不跟我先說一聲呢？這可不是什麼也沒準備來招待嗎？」他的手搭在東馬肩上，似是有些不滿地用手捏了下對方。

「嗯嗯……」對，是自己的做法站不住腳，東馬很老實的乾笑給古屋捏肩膀，然後再賠笑的低下頭。

不過……這他也不好直接說，畢竟現在的情況就像是他好不容易有機會能夠跟古屋好好相處一個晚上了，但是卻帶了不速之客的狀態吧，但他也不敢直接說其實宇鷺，是他聽信對方的建議，說是灌酒後古屋會變得特坦率後帶來的救兵啊！

但他大概只是想要讓不安感消失的更快吧。

「啊，小樂人打擾了～」笑著向人揮揮手，另一手晃了下裝滿東西的塑膠袋「我有自備好東西了不用擔心？幸紀太想念我所以我就勉為其難來陪他喝兩把啦。

「你也加入一下如何？喝點酒聊個天不錯對吧。」然後灌個大醉，嗯，兩個都，但他是不會說出來自己的打算的。

別說古屋了，他覺得東馬也是很需要練習直球點的傢伙啊。

雖然你是我的朋友但我沒有太想念你……超級想吐槽但對方都幫他找了個很爛的理由了，所以東馬只是站在旁邊靜靜的抹臉。

這樣的理由根本不可能讓古屋買單，光是注意到一旁的東馬就能讓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

鬆開搭在東馬肩上的手，他雙手交叉在胸前，看著眼神落在宇鷺身上，臉上的笑意更濃地開口：「兩人的關係真是親密阿，我會嫉妒的呢。雖然我也不記得你們有這麼好就是了？」

「小樂人這樣說我好傷心啊，明明我為了你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誇張地捂著心口一副哀傷的樣子，但趁著東馬看不到的角度向古屋眨眨眼後用手做出喝酒的動作，配上盈著笑的神情試圖傳遞出自己決定的另一個部份——是來灌醉東馬的喔。

所謂要分別擊破首先要弱化聯手的可能性嘛，話講一半這種事他還是蠻擅長的。

「小樂人可以加入我們的小圈圈啊，看在奏士的份上我不會對你怎樣的～」

注意到宇鷺的暗示他挑了挑眉，他看一眼東馬，指尖在手臂上點了點才放下。

雖然對於被唐突打擾這件事還是有點不滿，但宇鷺一副要灌醉東馬的樣子看起來是挺好玩的，他也想看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有趣的樣子。

「我也沒說不歡迎你嘛？快進來吧，東馬你也是帶人去客廳，我去拿杯子過來。」

完全沒注意到身後的宇鷺正在做什麼暗示，只是在脫完鞋子之後依循古屋的指示回了聲好，然後就帶著宇鷺來到客廳。

「那就……請坐吧？」東馬迅速拉出一個新的坐墊，然後拍拍那個坐墊。

「那我就不客氣啦。」也將鞋子擺好後跟上東馬，坐下來開始把袋子裏的東西掏出來。

除了常見的啤酒外當然也有酒精度數比較高的酒，反正是酒瓶裝的所以他提前把酒給混了下來，增加點易醉度。

此外也有些下酒菜與冰盒——對，他又把酒加進冰塊了，當然自備冰塊理由也想好了，用一大塊冰的風味比多塊小冰塊的做法來得好嘛。

「前兩天店裡進了新的中國酒呢，來一杯？」笑著說的同時他拎起酒瓶向東馬微微晃了晃。

這人真的準備的好齊全啊……看著宇鷺把東西一併擺好，東馬就只是看人表演般在旁邊脫好西裝外套之後靜靜的觀察，然後在宇鷺要給自己來一杯時不疑有他的點頭。

畢竟是中國酒呢，聽起來還不錯。

「好啊？那等古屋拿一下杯子過來？」

「沒問題～」附帶一個愉快的比YA表示自己會努力的，雖然這個努力有不包含講過的部分呢。

他在拿杯子時也有考慮有沒有需要那冰塊，在看到宇鷺連冰塊都準備時，他眨了眨眼將杯子分別放在兩人前方的桌上。

「這麼周到，連冰塊都準備了？」古屋在東馬旁邊坐下，瞧了瞧桌上的東西。

這人是真的要來灌醉東馬啊？真是出其不意，怎麼不早點講他就能幫忙再弄些東西了。

「我都突然來打擾了嘛，能自己準備好的東西當然要預備好囉。」邊在自己和東馬的杯子裡放入冰塊後將酒斟滿(但自己的冰塊當然沒有特製)，「小樂人想喝哪種？喜歡比較甜的果酒的話我這邊也有帶一小瓶喔，你比較喜歡甜食對吧。」

「……？」這個加冰塊的酒怎麼喝起來怪怪的？

但不知道具體怪在哪，東馬的酒豪體質還在正常發揮效用。

瞥見東馬將酒下肚後，古屋才轉頭看向宇鷺。

「好？你真的是準備很周到呢？」還是有點懷疑的狀態，所以正在斟酌自己不要喝太多酒。

「沒準備好還跑來才失禮吧？」笑笑著將那一小瓶酒遞給古屋順帶補了一句，「水果酒通常酒精度數不高，不會太容易醉的，放心喝吧。」

嗯，通常。

「如何？這酒不錯吧，聽說有些中國老闆的宴席上談交易時雙方很喜歡喝這種呢，我家老大也蠻喜歡的，下次順一兩瓶讓你帶回去給你們組長吧？」

「真有心啊？」接過酒，古屋先是瞧了瞧上頭的標籤，確實不是是什麼高度數，擰開瓶蓋傳出來的也是帶了點酒味的水果香，是古屋喜歡的味道。

也許是以此確認宇鷺似乎沒有其他意圖，古屋才放了個冰塊，自己也來喝一杯。

可能是太久沒有時間喝酒，又加上水果酒的度數偏低，他豪邁地將一整杯乾完了。

「哦？這酒挺不錯的，哪買的啊？」確實是他喜歡的味道，他便忍不住又為自己添了一杯。

古屋這樣喝的話很容易就會醉的吧？但是他聽信宇鷺的建議就是為了看古屋醉，所以他就不阻止了……昧著良心這麼想，東馬在覺得這個有點怪的酒越來越好喝之後也開始主動往自己的杯子裡倒酒，然後很爽快的乾掉。

「好啊，謝啦。」這句是回應那個中國酒的部分，不過古屋喝的水果酒他也想喝喝看，所以他把杯子默默的推到古屋的杯子旁邊。

「認識的朋友是釀酒的，所以盧了他一些特調呢，在店裡蠻受歡迎的。」至於這瓶是特製的高濃度酒精基底釀水果酒的事情就別說吧，「小樂人喜歡的話可以來『我想你』拿喔，跟櫃台說一聲就行～」

說著話的時候注意到了東馬的動作，所以開起了玩笑，「哎呀，這是要喝交杯酒嗎兩位？」

「宇鷺先生朋友釀酒的手藝真好，那我肯定會去打擾的。」因為他真的滿喜歡的。

看見東馬推過來的杯子他眯了眯眼，放在酒杯上的食指拂過杯緣，他沒有直接回應宇鷺的話，而是盯著東馬的臉挑眉道：「想喝啊？」

也沒有馬上回應宇鷺的話，而是在看看自己的酒杯，看看古屋的反應之後，判斷自己就算這時候沒有喝醉也挺能在他人面前不要臉後，再次默默地拿起自己的酒杯。

反正他想自己都能在組長面前說古屋樂人是自己的主人，還能在自己的母親面前跟古屋撒嬌了，這點事情根本沒什麼，於是東馬接著就用拿著酒杯的那隻手臂同樣纏上古屋的手臂，然後把臉頰直接貼上古屋的肩膀。

這樣就像是間接做出要喝交杯酒的動作一樣，東馬用面頰磨了一下古屋的衣服：「嗯，想喝。」

等等，宇鷺還在旁邊欸！？這樣黏膩的行為東馬幸紀你能不能矜持點！？

「知、知道了，給你喝就是了……」他故作冷靜地把酒倒滿後推去東馬的前面，並且試圖把手從對方的手臂抽出來。

如果現在沒有宇鷺他肯定會煽動東馬，但現在有別人明顯不是那種氛圍阿！？

「啊，兩位不用在意我沒關係喔。」看戲.jpg

你看宇鷺都說不在意了，所以完全沒有要讓古屋成功把手抽走的意思，把倒好的酒喝掉之後就繼續抱著人手臂貼著。

然後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哪方面的烈，就是貼更緊的烈啊！反正他平常逮到機會就撒嬌不差這次，而且他還在消除不安感的階段，所以他就是用力貼，然後幾乎整個頭都靠在古屋肩上。

你不在意我在意阿！？

雖然是這麼說，但好不容易這幾天緩和了彼此的關係，古屋只是身體扭了幾下，還是沒能狠心把東馬推走，他用另一隻自由的手遮住自己的臉，半晌才重新拿了對方酒杯，也不知道是為了壓下這丟人的氣氛，一口氣灌下去了。

快樂的貼著古屋，然後開始喝宇鷺帶來的酒，不太確定這時候到底要說什麼所以就維持貼的姿勢朝那個帶酒來的客人說話。

「你真的不在意？」雖然用膝蓋想宇鷺真的不會在意，但他就是想找點什麼話題。

「不在意啊，你們如果想現在上演一場負距離的接觸也可以喔。」

「我不會拍照也不會錄影的，可以放心大膽做～」

單純講幹話外慢慢喝酒，只是笑笑著看兩人互動。

「幸紀這樣子要是讓小弟們看到的話可就威嚴全失了啊，好像很有趣呢～」

太開放了吧……都不會彆扭嗎……但是想想宇鷺之前常常找他去開房間然後他就在隔壁房間睡的行徑……嗯，可以理解。

不過東馬面對這番話也只是更用力的抱緊古屋：「但是我不想把古屋給你看。」

「還有我只會在古屋面前這樣，在戀人眼前會降智很正常吧，大家都會理解的。」

「我也沒有那種給別人看的興趣呢。」雖然還是有點尷尬，但也知道是不是被抱緊，古屋心情似乎有點好。

「我是不介意讓你小弟看到呢？」別拍到他就行。

「但是宇鷺已經說他不會拍照了……」沒喝醉，真的還沒喝醉，但抱著古屋撒嬌磨蹭的樣子看起來很像是喝醉了。

「宇鷺先生，您的酒這麼烈的嗎～？」看著眼前人彷彿已經醉的行為古屋忍不住開口調侃。

當然沒忘原本的目的，又幫東馬倒了一杯那邊比較烈的酒，自己則是繼續小口喝著他的水果酒。

「中國有句話叫甚麼來著？『酒不醉人人自醉』嘛，可能是因為小樂人會讓幸紀喝醉也說不定呢～」

「你看我可還沒喝醉啊。」笑嘻嘻地晃了晃自己的杯子。

宇鷺說的話挺有道理的耶，東馬一邊認真灌自己酒一邊在心裡認同對方的話，然後為了映證對方話語的正確性，東馬也毫無避諱的轉頭就親了一下古屋的耳朵。

哈啊……好久沒有這麼放肆的對古屋撒嬌了，感覺真好。

「我也有聽過這句話喔。」

「如果真的是那樣東馬從來都沒醒來過吧？」雖然他自己也是。

看宇鷺那麼不介意倒也沒有再對東馬的親暱動作有偏大的反應，他轉過身子戳了下對方的額頭，才繼續幫人倒酒。

「不過想證明自己喝醉的話就再多喝點吧，這樣我才會相信喔？」

通常別人都是想辦法證明自己沒有醉(雖然通常都是醉了才需要自證這個環節)，但沒想到他是反過來啊？東馬被戳額頭之後只是露出有點傻的笑容，然後繼續喝古屋幫自己倒的酒。

「那如果我醉了的話你會給我什麼獎勵嗎？」而大概是有意讓自己的話語聽上去偏醉，東馬沒怎麼在意自己的措辭，反正在宇鷺面前丟臉不只這一次了啦哈哈。

東馬仗著酒量很好開始失去戒心了吧？看著對方又再次把酒喝完，古屋自然地幫忙添上。

「嗯？那你說說你想要什麼獎勵呢？」

如果是最原始版本的東馬，大概會很不貪心的像之前一樣只說要睡醒的吻，如果是後來沒有那麼自卑的東馬，大概會說出下輩子也想當寵物的要求，但現在嘛.....雖然沒那麼悲觀，但不安感多少還是有，所以東馬思索之後，給了另外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答案。

「我想要.....以後只要我喝醉你都要哄我睡覺。」僅限這輩子的要求，比親吻還要再更麻煩一些，這樣可以吧？

「那感覺獎勵的機會不多呢？畢竟你很會喝不是嗎？」因為這樣的獎勵要求，古屋忍不住發笑。

每次東馬對他都是這種可愛的請求，畢竟這樣的願望甚至都有點說不上是獎勵。

「想要的話也是可以改成我每天都哄你睡覺喔？」好像有一陣子沒跟東馬這樣相處了，心情好的古屋忍不住又多逗了下對方。

然後東馬就在聽到又被古屋變得更貪心的要求之後拿起桌上的酒杯一次灌掉。

可能把被斟滿的酒杯喝光三四次後，東馬才又裝著酒醉的樣子低頭抓著古屋的手臂撒嬌。

「可以喔？說好了喔？今天開始哄嗎？」

低著頭的東馬讓古屋視線充滿對方的褐色的頭頂。

將自己酒杯中的酒喝完，放下杯子，古屋用另一隻手揉了揉對方的腦袋，把東馬的頭髮揉的有些凌亂才鬆手。

「可以啊，但你要先喝醉喔？」

看來東馬不需要宇鷺特別灌，畢竟東馬在聽到這句話時，他現下的目標之一就是喝醉給古屋看了，說不準宇鷺準備的那些冰塊也是在助其一臂之力呢。

東馬在垂著頭任由古屋將自己的頭髮揉亂之後，便開始認真的給自己倒酒喝酒，並在內心給自己立下喝醉要到什麼程度的目的地。

看到東馬這麼聽話的要喝醉，古屋心情挺好的，似乎有些得意地瞥了眼一旁的宇鷺，晃了晃自己杯中的酒液，豪邁地一口下肚。

雖然跟東馬沒辦法比，但畢竟自己的酒量不算太差，在接下來看著東馬一杯一杯喝下酒的同時，古屋也沒什麼戒心地又喝了點東馬那的酒。

嗯……？怎麼覺得這酒比平常喝的量比起來更讓人容易暈？是錯覺嗎？

也不知道是不是酒勁有些上頭的古屋，似乎已經不太介意旁邊還有宇鷺這件事。在東馬將酒入口時，用手指提起男人的下巴，在對方嘴角舔了舔，把沾在嘴邊的酒液都舔掉。

看到這場面起鬨般地吹了聲口哨，看著氣氛正好就沒出言調侃了，畢竟不用自己費心思灌酒的發展自然比較輕鬆嘛。

東馬幸紀: 1D100 ≤ 75

84 → 失敗: 聆聽

古屋樂人: 1D100 ≤ 85

96 → 失敗: 聆聽

好的，東馬完全沒聽到宇鷺的口哨聲，半醉的狀態讓他現在滿心滿眼都只有古屋舔他唇邊的舉動——所以他在呆愣片刻，直到古屋舔的差不多時，他才直接攬過對方的後腦勺，重重的親上去。

他想不太起來上一次這樣認真與古屋親吻是什麼時候，如果吵架時不算的話或許至少一個星期沒有接吻，古屋口中的味道是這樣的嗎？也許是水果酒的緣故，舌尖刮過口腔內壁時似乎吃到不少甜甜的唾液，東馬本來應該要是覺得這種味覺對自己來說太重而適可而止的，但他還是不停地深入、不停的親吻。

要不是稍微還有一線理智吊著，否則他可能會直接把古屋整個人抓過來抱的相當緊實，只要古屋不推他，他就能一直親，親到兩人產生的唾液稀釋口中的酒液直到嘗不到酒精味。

被吻上時古屋覺得這樣的感覺有些久違，他們似乎有好一段時間沒有這樣親吻了。

享受著東馬的親吻直到自己有些喘不過氣，已經微醺的古屋輕易地就紅了臉。他強硬的推開東馬拉開彼此間的距離後喘了喘，視線落在一旁的酒杯，在杯中倒上了東馬那的烈酒後，一口把那整杯酒含在嘴中，濃烈酒精的嗆辣讓他眼角有些被嗆紅。

他扯上東馬的領子，將對方拉向自己後就把嘴中的酒都灌入東馬的嘴裡。他不甘示弱地堵住對方的呼吸把酒灌入東馬嘴內，挑逗般地舔舐著他的齒與牙齦的连接處，像是要回應剛才對方的吻似地，強烈地吻著。

古屋甚至沒有注意到一旁的宇鷺在看好戲吹口哨，一心只專注在東馬身上。

他好喜歡被這樣強烈的對待、應該說只要不牽扯到自己的底線，古屋怎麼對待自己他都喜歡，非常喜歡。

被推開時他還是直勾勾的盯著古屋，盯著對方緩過呼吸，盯著對方倒酒、拿起酒杯、灌酒，然後再毫無反抗的被扯領子，並以同樣的力道在古屋親吻自己時，一邊貪得無厭的將酒吞下肚，一邊用舌捲起對方正細膩舔吻他牙齒的器官。

刻意讓舌面互相摩擦之後再用仿若要吃掉對方的氣勢吸吮舌根，東馬這次更用力的箝制住古屋的頭部，原先靠在後腦處的手逐漸下滑至後頸處，穩穩的托住對方微微泛涼的頸子，然後另外一隻手就掐上古屋的腰際，一樣用不小的力道壓制著，好像現在古屋本身就是他放不開的酒罈，他還想喝下更多。

舌頭被搶去時古屋微微皺眉，手上的力道在東馬奪取舌頭主動權時加大了力道，有些暈乎乎的他沒能像平常一樣控制好施力，東馬的領子被他掐到微微變形勒出淺淺的紅痕。

嗆辣的酒並不在古屋的喜好，但他卻對從東馬嘴內嚐到的烈酒感到上癮，舌尖耽溺於搶奪對方的口唾無法自拔。

沉醉在與東馬交換呼吸的他沒有鬆下手中的力氣，而是另一隻手撫上對方的後頸，食指指腹輕輕按壓著男人的頸部，彷彿是在搔癢般地撩撥著東馬。

直到他終於敵不過東馬的過長的吻，古屋才鬆手拉開對方，平復了些呼吸的他伸出舌頭意猶未盡地舔過自己的唇。

「……我還要，給我。」略帶沙啞的聲音用著甜膩的語氣講著命令的話語，古屋知道東馬不會拒絕，他也不允許東馬拒絕自己。

看起來似乎差不多了啊，儘管在他估算起來此時的東馬應該還不到真醉的程度，不過既然都能這麼在他面前玩起來了，看來繼續灌酒沒必要了呢。
這麼想著的同時宇鷺便開始收拾自己帶來的東西——儘管真需要毀屍滅跡帶走的也只有小冰桶而已，剩下的酒就留給他們吧，在把自己杯子裡的酒喝完後便準備開溜了。
再不閃的話怕是之後等他們反應過來被陷害了的話就要找他算帳了。

宇鷺想的沒錯，現在完全不需要灌酒了，東馬自認為自身大概微醺，要真正進到醉酒還有一段距離，但——感受著古屋在自己頸後的調情、舔弄嘴唇的模樣，還有那面對他仍舊還想索求的慾望，他就算再怎麼不想醉，也能被這三言兩語與親暱的舉動灌的連一點清醒都不剩。

啊、或許還是有的，東馬轉頭看了一下本應該在桌子另外一側的人影，發現對方不曉得什麼時候跑了——他的手機裡應該會有對方傳來的開溜訊息，但東馬現在不急著回應對方，反而在盯著對面當機了好一會後，扭過頭，讓雙手緊緊纏上古屋的腰際。

他得承認好一陣子沒有這樣親密接觸，東馬那正逐漸消失的不安感勢必會在這種時候出現，但他現在要是跟之前幾次一樣逃跑那就是混帳，所以他在用手箍住古屋身軀的行動之後，低下頭，將臉面整個埋進對方的衣領裡，用力又有些變態的深吸一口：「……是親吻，還是其他更多？」

沒等到答案的古屋歪著頭，被東馬抱上腰際，褐色腦袋埋在自己胸前，這讓他覺得有些發癢。笑聲落下的同時，古屋的手放在東馬的腦袋上，懲罰似地扯動對方的頭髮。

看來餵下東馬烈酒的同時，古屋也被那沾染酒液的吻給灌醉，濃厚的醉意蓋過了他的思考。

他想要屬於他的東馬。

他強烈地渴望親密碰觸。古屋大概不會想承認自己的耐性差到這種地步，畢竟他那惡質的興趣就是看到東馬先失去控制。但現在他早就無法忍耐，直白的慾望毫無掩飾地展露出來。

他捧起東馬的臉，直盯盯地望著對方的眼睛用著理所當然地開口：「你明明知道我想要什麼吧？」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全部都要，給我。」

也許他現在需要的就是這個，在衝突與尷尬沉澱過後他就是需要古屋再次毫無保留的表達還是要他的宣言，即便他也已經哭的毫無保留過了，多疑又不安的性格讓東馬還是需要這些安撫。

有喝酒真是太好了。

這樣他就不用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一面試著縮短自身不安的時期，一面裝沒事的跟古屋相處了。

因為這樣就很夠了。因此東馬的臉被捧起時，他的笑容幾乎可以說是有點傻，一時之間就連要回答都忘記，剛剛被舔嘴邊進而久違了的理智斷線已經被弭平的差不多，所以東馬過了幾秒之後才想到自己該對此做出什麼回應，接著直接親上去，但不像剛剛那樣帶點失控，而是綿密的親、不奪走空氣的親。

然後在不會讓古屋缺氧的情況下放開，「那你還要喝酒嗎？」

已經醉的有些迷茫的古屋早就眼中只剩東馬，他本身就是個貪得無厭的人，因那數日的疏離而無法被填滿的慾望，在此刻無限放大，驅使古屋不斷想向東馬索取那遠遠不足的愛意。

溫柔的吻讓古屋感覺有些酥麻，他喜歡那種感覺。這讓古屋忍不住地又伸手環住東馬的腰，兩人身體不留縫隙地擁緊，貼緊的身子能感受到彼此稍微快速的脈搏，古屋在細密的吻短暫分離的剎那流露出欣喜的喘息，接著他閉上雙眼又重新沉溺在這黏黏的吻中。

直到兩人分開，古屋依依不捨地盯著東馬的唇，反射地舔過自己的唇，他半晌反應過來東馬的問自己的問題。

他沒有馬上回答，只是手愛不釋手地用手摸著東馬的臉龐，在碰觸到對方唇畔時發出笑聲。

「不要喝.....我還要東馬的親親.....」說完的同時又在男人的唇上落下一吻，分開時的古屋就像他之前多次喝醉對東馬默念著。

「我的.....」

救命超級可愛.....東馬敢說自己的理智介於要斷不斷之間，但因為得來的安心感太令人滿足，所以那陣笑聲以及古屋碰觸面頰的親近都只是讓他更帶著愛意凝視對方。

「知道了。」他隨後又像剛剛那般綿密的吻上去。

介於綿密與今天最剛開始的粗魯之間，東馬偶爾會稍微越過古屋呼吸極限的用力讓吞嚥對方口中的唾液、甚或是直接自舌根處攪弄，試圖讓古屋的舌頭隨著他略微粗莽的蹭到發癢，又或者在古屋的嘴邊即將滲出液體時放緩步調，微微離脫幾乎要連嘴唇一併含在口中舔至化開的態勢後，才緩慢的將那已經被稀釋到沒有任何酒精的唾沫吞下肚，接著維持舌頭仍舊抵在古屋齒間的狀態讓頭偏了個方向，重新吻上去。

他也很想這麼一直親下去，東馬放在古屋腰際與背部的手已經開始若有似無的隔著衣料摩娑對方的肌膚，唇舌間的聲響就像他現在這些不留縫隙的親吻正在製造更多細密的泡沫，他在終於親到告一段落之後才真正鬆開，半張著嘴卻無視嘴邊仍然粘連的細絲，直接將古屋抱到自己腿上重新抱緊。

分開之時古屋仍是盯著東馬的唇，微張著嘴喘息，吐出的氣息依舊夾雜著對東馬的佔有慾。

明明自己肯定也沒有辦法忍受長時間的吻，古屋還是對東馬擅自停下動作的行為感到不滿，被緊抱的他難以掙脫，所以他回抱住東馬，略高昂的哼聲透露出他的滿意。一會他才像是想到什麼似地皺了皺眉頭。

對待東馬，古屋本來就會很直白地向對方提出要求、說出調侃，現在喝下酒的他更是不會顧及他的面子，以及是否不合時宜。

「東馬你這個混蛋……上次居然做那麼久……」沙啞的嗓子黏膩地說出來的話似是在撒嬌似是在抱怨，他沒等東馬做出反應繼續顧自地喃喃。

「還說要關我……可惡……我要把你用項圈栓在門口……」

「最過分的是做了一整天都沒怎麼親吻……東馬是混蛋……」

東馬的舉動頓了頓，儘管他還是維持著抱著古屋的狀態，但他還是僵硬了一下。畢竟對他來說關於那兩天的行為可以說是他不安的根源，現在聽到古屋這麼說讓他緊繃。

不過聽完這幾句話後，他反而苦笑的微微皺起眉頭。這樣聽起來他好像該反省，但好像又不是那麼需要反省？畢竟不怎麼親吻與說出要關古屋發言的反而不是東馬最在意的。

他更在意古屋是否會因為他曾做過的這種行為害怕與自己親近啊。

所以東馬在沉默片刻之後，討好般的用臉頰蹭了蹭古屋的肩頸處：「這樣啊……但是如果你把混蛋栓在門口的話，混蛋就不能繼續親你補償你了喔……」

沒有發現東馬的僵硬，古屋只是用那黏人姿勢又更加緊密讓彼此貼合，享受對方身上傳遞過來的那比自己還要高些的體溫。

古屋確實是不會因為東馬在他們吵架那次所幹的事情，而感到害怕與東馬親近。硬要說的話最多只有對東馬那些做過頭的行為感到不爽罷了，他當然對自己煽動過火的那部分當然也有反省（一點點）。

古屋那藏不住的想法現在也是暴露在對方面前，聽著東馬的話他又蹙緊眉頭，掌心放在對方的雙頰讓人看向自己。

「看著我。」

在得到對方視線的當下古屋露出笑容。古屋想要的一直都是得到東馬的關注，可以的話就是讓東馬只考慮著自己的事無法顧及他人。

「那這個混蛋是該為了不被栓在門口，用盡全力補償我了吧？」

「我可是要求很高的啊，幸紀？」

這樣聽起來簡直就像是……某種久違了的邀約啊？東馬覺得自己的心跳似乎無法控制的多跳了好幾拍，還是漏了好幾拍？不曉得，但是他現在理智以及情感的確在猛力拉扯，就連被半強迫的看向對方都還在有點傻愣的與內心拉鋸戰。

畢竟他有印象上一次這種情況，自己可是堅持不真的對古屋怎麼樣的，然而現在、他該希望自己醉到什麼程度才能毫無顧忌地直接上呢？

東馬的手默默地挪到古屋的臀部之上，稍微往下挪了一點之後就沒再繼續前行，他此時才繼續猶疑的開口，當然，喪失理智的部分幾乎沒有表現出來：「……那今天親到你睡著為止？」

得到符合他理想的回答，古屋露出笑顏並獎勵似地摸了摸東馬的頭，接著攀上對方脖頸，欣喜地眯起眼，用自己的臉頰蹭著東馬的臉頰。維持著這動作，古屋這時才突然想到在前面還沒喝醉時答應東馬的事情。

啊……親到睡著好像不能哄東馬睡了，不過東馬好像也還沒喝醉嗎？

他瞥了眼一旁剩了點的烈酒，伸手將一整瓶拿過來往自己嘴中灌，捏住東馬的下巴再次把酒餵給對方。

他用舌頭壓著東馬的舌，好讓就能毫無阻礙地落入對方的喉中，強遞過去酒液因略微粗魯的動作有些流溢出來，從東馬的嘴角沿著古屋的手滴落在兩人衣服上，形成幾點深色。

直到口中液體全都餵給東馬後，他才開始本能地細舔著殘留的酒液，力道放輕的舔吮在此時看起來似乎像是刻意地在煽動人。

東馬乖巧的等待答案，或許是微醺狀態已經持續了好一陣子，他並沒有覺得這陣沉默哪裡奇怪，而是乖乖地被磨蹭面頰，並在被重新親上且嘴中接收不少酒精時全數吞下去。

至少他一半以上的理智已經消失，畢竟他順從的喝掉剩下的烈酒之後開始覺得腦袋輕飄飄了，比微醺還要更過分一些，東馬想要伸手直接壓上古屋的鎖骨，將人按倒在地，所以在被舔舐沒幾下之後，他便反過來啃咬古屋的嘴唇、往下用舌面捲上對方流落液體的手指、再往前啃上對方的喉間，最後扯著古屋的雙手直接將人放倒。

這樣也沒關係吧，湧現出這樣的想法時東馬差不多就能在事後肯定此時的自己已經開始把後果拋諸腦後了。

東馬接著一面喃喃著喜歡，一面壓制著古屋盡情的在白皙的皮膚上留下不少紅色痕跡，甚至用下頷將古屋的和服衣領往下推，好更方便的攻城掠地。

對方不斷傳入古屋耳內的呢喃深得他心，他動了動手腕掙脫東馬的壓制，摸著在自己胸口逐漸往下的腦袋，親吻著東馬的頭。

被啃咬的酥麻感還隱隱存在，那是舒服的感覺，令人上癮。這讓古屋有點陶醉在其中，不自覺地抖了下身子。注意到身上留下的紅印，古屋看向衣著相對自己整齊的東馬，他頓時有些不滿。在不知不覺中放在東馬後頸上的手微微捏緊後鬆開，指尖像蛇一樣地滑過東馬的脖子、喉結、最終停在下巴，他提起對方的下頷，雙手藉著抱住上方人的背微微抬起身子後，古屋的唇碰著東馬的耳朵，舌頭沿著耳朵外邊的輪廓舔去，最終在耳垂上力道不重地咬了一下。

鬆口後，他才在東馬耳旁呢喃道：「我也喜歡幸紀喔、我喜歡你……」

「我愛你喔。」

愉悅的話語在講完的當下，古屋便將臉瞬間移到東馬的脖子上——狠狠地咬下。

處在稍有點亢奮與意識朦朧的古屋控制不了自己的力道，用力咬在東馬頸部上的痕跡幾乎快要出血，心滿意足地欣賞了自己的傑作後才又溫柔地舔了舔那咬痕。

在古屋撫摸他，乃至將他的頭抬起來時，東馬都還在找尋古屋身上能讓他落下印子的部位，被微微牽制住也還是像犬隻一般在人身上嗅聞侵咬。

互相觸碰像是得到鼓勵一樣，越是深入便越顯不夠，被咬了耳垂那一下讓他在古屋的頰邊多舔了幾下，然後於得到比自己方才給予出去的還要多的愛意時興奮到身軀微微發顫。

他也好喜歡，他也好愛，接下來的痛楚清晰的幾乎讓他也克制不住的把古屋的身子塞進自己懷裡，用力的圈緊、貼上去，再黏膩的磨蹭。

「我也好愛你.....好想要樂人.....全部.....」東馬內心只想著好想親親蹭蹭、做盡一切他們之間可以做的行為，盡情貼在一起好彌補這一段時間空落落的不安跟不滿足。

「可以嗎.....我不會再像之前那樣粗魯了.....可以嗎.....？」

這樣用力擁住，彷彿兩人要就此合為一體，不願分離。古屋一直都很喜歡看到東馬毫無隱忍的舉動，這讓古屋能感受到對方確信無疑地被自己影響、感受到對方的濃厚又直白的愛。

東馬像狗一樣的行為讓古屋很滿意，他伸出手滿是喜愛地摸了東馬的頭，又像獎賞愛犬般地搔了搔東馬的下巴，接著逐漸將手往下，到鎖骨、胸膛、接著停在腹部，古屋都給予疼愛的撫摸。

停留在東馬腹部上的手不安分地摩挲後，古屋才反應過來要回答東馬的問題：「.....我怎麼會拒絕你呢？幸紀。」

「要粗魯點也沒關係，要溫柔點也可以，我喜歡你對我渴求的樣子。」注視著東馬的眼瞳迷離，並且帶著無法掩飾慾望。

「我允許你。」

要是他隔天醒來的話肯定會後悔吧，但這份後悔肯定只包含讓古屋身體不適的部分，其他那些關於憂鬱的、壓抑的、自尋煩惱的，絕對一丁點都沒有。

東馬罕見的在古屋撫摸自己的身體，直到腹部時都還在努力的找尋空隙與其相貼，所以在古屋說出允許時，他就像是原本只能原地待命的狗得到了指令，與躺在身下之人的神色相反，反而欣喜的亮了起來。

在來的及想說要說什麼話前便馬上騰出雙手，兩手掌心捧著古屋的面頰就直接用力的親下去，一面親一面又移動著手部動作，獲得允許之後的磨蹭不再是單純隔著衣物或是留下紅痕這麼簡單的了，東馬毫無顧忌地撥開古屋下身處的和服，打開對方的雙腿，手指竄進去之後就接著像往常摸索著那般探去，當然比起以往的溫柔還要更急切。

東馬摸到一半才想到缺少了些液體，常識不會使他輕率地拿酒來試驗，但現在手邊沒什麼東西可用，讓他的親吻進行到一半就放開人，挺起身子，像是急躁難耐的直接解開自身的褲頭先撫慰自己。

液體……液體的話就拿這邊的吧。昏昏沉沉的腦袋讓他的想法都變得相當粗莽，但東馬現在就只能盯著古屋，單手撐在古屋的耳邊，並時不時讓緩慢滲出前列腺液的器官碰上古屋的後頭。

自家寵物熱烈的回應對古屋來說很是滿意，過度的興奮使他碰觸東馬身體手不時的用力，大概也同樣地會在對方的皮膚上留下痕跡。

親吻的停頓讓古屋皺了皺眉，短暫獲得呼吸自由的他身體隨著喘息起伏著，古屋歪頭盯著東馬的一舉一動，在對方用著前端抵著自己時，他才勾起平常那樣有些囂張的笑容。

他是真的覺得東馬在忍耐邊緣的樣子很可愛，也就是這惹人疼愛的模樣，才讓古屋情不自禁地想再更加捉弄對方。

古屋將身子前傾，手順著自己的腹部往下，直到指尖輕觸到東馬性器的頂部。雖然以現在的體式這動作有些勉強，但古屋還是摸上了柱體，並藉著上頭的體液開始撫動對方的性器給予其刺激。

在開始動作的同時，古屋抬頭，故意迎上東馬那沒有餘裕的雙眸，他輕笑開口：「太狡猾了，怎麼可以自己玩起來？」

不懷好意的手除了撫弄著東馬外，也故意在離開往上的動作時，觸碰與對方後頭貼緊的位置，把體液帶入他的體內。古屋甚至還會不時地摸上東馬的手，用他的速度帶入撫慰著自己的器官。

他才沒有玩，他才不是在玩——他是想要將性器擠進古屋體內才這麼努力的。

就連想法也都不像平時那般以較為文藝的方式修飾過，東馬針對那句話的反應是咬著牙這麼想的，想要擠進去，但擠進去之前要讓古屋不會太痛，可是現在在玩的是古屋吧？玩著他的下身、玩著他滲出的體液、連他的自慰行為都要玩……

那他的努力……就可以再更用力一點吧？

東馬擅自得出結論，擰起的眉頭配上咬牙所造成的頷線繃緊讓他看起來焦躁已經逼近極限，在古屋玩著他的手跟兩人之間交合處的種種數回之後，他直接挺直身子，用原先撐在人身邊的手反過來便將古屋的手腕壓制在一旁的地面上，然後他自身的手指也不再重複那前後擡動的行為，而是反手就讓指尖沿著穴口邊緣撐開、擠入。

毛躁的擴張過程粗魯的已經接近他們上一回性愛的程度，但東馬現在是毫無其餘雜質情緒的因為指縫間流下的黏乎液體而興奮，因為待會能跟古屋做愛而興奮，因為他可以插入古屋、把古屋抱起來直接狠狠用力的插到最深而興奮。

他才不是在玩呢，玩才不是這麼讓人垂涎三尺的事情，東馬已經分不清古屋後穴被戳弄得噗啾的聲響到底是代表擴張足夠還是不足夠，但現在他已經不想管這麼多了，所以東馬毫無預警的就把古屋抱起來又坐在自己腿上，接著用力的抬起人的臀部，對準穴口之後狠狠的壓下去，像是要連方才充當潤滑的所有體液都頂回去的用力。

明顯就是被自己撩撥到的東馬實在是令古屋感到賞心悅目，以至於看得入迷的他沒立刻反應過來，手被對方壓制在一旁，古屋只是眨了眨眼，在東馬焦躁幫自己擴張的動作下，因為異物感與快感發出悶哼的呻吟，那迫不及待的手法使他的聲音中夾雜著笑意。

與東馬僵硬不同，即使有一點醉意帶來的不清醒，古屋是游刃有餘地做著煽動對方的行為。不過即使是相對從容地盯著上方的男人，但東馬的積極確實也讓激起古屋的情慾。他自己也很想做，腹中翻湧著的慾望加上升高的體溫，都在持續磨損著古屋的耐性。

正當他想開口催促東馬時，後穴就被深深插入，一瞬間的無論是不適感還是快感都洶湧地向他襲來，刺激讓他立刻伸手抓住眼前的人，失去掌控的力道大概會在東馬的背部留上抓痕。他的大腿在反射性的繃緊為微微拉開距離，然而不斷傳來的快感導致他不穩的身體又朝性器壓了下去。

好深、好滿、好多。

久違的結合放大了被填滿的滿足感，古屋已經不記得自己原本要說什麼，甚至連原本想多說的調侃連帶著一起消失無蹤。

古屋腦內一片空白，唯一能想到阻止身下不斷襲來快感的方法，似乎只有咬在對方的肩上，將自己的牙印跟痕跡都留下。

他的服裝早在前面的時候就被對方弄得跟脫了基本沒什麼差別，但東馬的衣服卻只是有點凌亂而已。古屋也想不到要給人脫衣服，直接就連著對方的黑襯衫一起咬下去。

被抓跟被咬都不是大事，但拉開距離就要不得了。東馬勉強能判斷古屋只是因為刺激而有那麼一瞬間試圖遠離的舉動，然而此時性器被包覆住的愉悅，配上酒精撲滅理智後剩下的本能，讓東馬立刻悶哼，硬是將古屋的臀部壓的與自己貼合更緊，再維持深插到底的姿勢故意調整此時的坐姿。

然後在剛調整好的時刻，便直接掐著古屋的臀部毫不猶豫的抓著對方開幹。那絕對說不上是友善的速度，力道也大的跟平時的東馬完全不一樣，如若單論力道與顧及古屋身體，或許他生氣時的控制力還是能贏過此時。

東馬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再更快、更粗魯，他想要用性器在古屋的身體裡攪弄出更多的呻吟與過多的舒服，想要讓那些好聽的聲音全部都被他用這樣兇猛的力道擠出來噴濺在他的耳邊，還有器官與肉壁互相摩擦的蒸騰快感，讓它們爽快到無以復加吧，他想要穩定又執拗的不斷插入古屋再退出，每一下都在為將精液灌入古屋體內鋪陳，他真的好想要，所以他要操到滿意為止。

這樣看起來像是洩慾，清醒後的東馬也許也會這麼想，但——去他的，他現在就是想要幹到古屋被自己逼瘋，抓的他破皮流血更好，誰都不能阻止他。

東馬做出的行動讓古屋用力咬上的嘴瞬間鬆開，坐姿的改變狠狠導致東馬的性器幾乎是輾過他的敏感點，腿部因劇烈的快感而痙攣，使不上力的腳讓手為了謀求安全感，轉而緊緊抱住東馬，那力道是讓人不容小覷的緊抓，指甲似乎都快陷進衣物中，那摳抓大概是真的會讓裏頭的皮膚落下微微出血的傷痕。

古屋瞪大眼睛，他似乎沒想到東馬會這麼快開始動作，和平常風格差異太大的速度與力道讓他張闔著嘴，性器強烈的抽插除了隱隱的害怕，其他全是過多的快感，並且那微弱的恐懼下反而帶出的是更加不一樣的快意，包裹住性器的肉壁不自覺地絞緊纏上，甚至使古屋在被拔出時，都會下意識地出力大點地抱緊東馬。

也不知道是不是猜到東馬的心思，古屋在勉強能習慣這猛烈的操弄時，他的臉窩在東馬的肩上，完全沒有顧及這樣的做的後果會讓他酒醒後又再次停掉幾天的工作，古屋還是幾乎是本能地開口：「我很喜歡……所以你想怎麼做都可以……你可以做到你滿意為止。」

話語途中還伴隨著呻吟以及喘息，但古屋還是為確保東馬都有聽見，所以他的語速很慢，一字一句地吐露在東馬的耳旁。

沒錯，這是他想要的，想要古屋因為他劇烈的舉動而反過來抓撓他，他甚至一瞬間覺得被抓的多痛就代表古屋有多喜歡，全然沒有顧慮到對方究竟是否會在行動中包含反抗意圖——

哈啊、大概也不用顧慮了，因為那些在耳邊斷斷續續被他擠出的字句全都在明示他的想法沒有錯，他真的可以就這樣做到開心為止，雖然現在就已經很開心，但他想要、想要更多！

東馬在古屋話音落下的那一刻就立刻扭頭也咬上古屋的頸子，但即便是兩隻手緊緊的掐著古屋的臀部上下抽插，他還是覺得有哪邊不夠，明明他就已經在用很粗魯的力道試圖壓榨古屋的體力了，到底是哪裡不夠？

他現在的腦子沒辦法負荷太過精細的思考，東馬只是單純的覺得不夠、掌心能接觸的面積太過受限，所以在某一次深插之後又猛的完全拔出，然後在確認古屋也被自己咬到滲血之後笑著把古屋直接反過來、讓人趴在地面上，再用力的插回去，最終手掌則是壓在古屋的肩胛骨上繼續猛力抽送。

嗯，他現在可以知道是因為姿勢的緣故才會讓他覺得不夠了。

脖頸被猛地咬上時，疼痛讓他哆嗦了一下，他還來不及為此再多做些反應，便馬上又為大力輾過脆弱處的抽插而陷入快感的潮水中，下身的刺激削弱了頸部的痛覺，傷口在興奮的狀態下反倒讓古屋感覺有些酥麻，逐漸浮空的意識讓他的手也稍稍鬆下力氣，搭在東馬的後背。

激烈動作後瞬間的休止令古屋感到疑惑，抬頭對上男人的笑顏後立刻被人反轉體勢。唐突的姿勢改變使古屋下意識地用手臂撐著地板，試圖要抬起身，但立刻因為再度的插入軟了腰，落下呻吟。

這個體位看不到東馬的臉。

在恍惚中的古屋想到此有些不滿，他反射性移動著身子，想往前拉開與東馬而方便讓他轉身。這看起來有點像掙扎，古屋並非不喜歡這個背後的體位，只是本能驅使他只想照自己意圖動作。

想看臉，他想看東馬的臉。

即使有酒精麻痺了些情慾帶來的刺激，與愛人的交歡還是讓古屋的下身微微抬頭，不管是東馬現在這副被激到放開做的反應，還是實際在他體內進出磨過敏感點的性器，無一不讓古屋感到十分地興奮。

古屋現在正躺在他的陰影裡，被他的粗暴以及慾望籠罩的無法逃脫，光是這一點事實就讓東馬更像隻發情興奮到不管不顧的狗一樣持續著他身下的暴行。

古屋此時的反射性動作也只會讓他更加激進，例如掐著對方的肩胛骨把人抓回來更用力的按下，讓古屋的上半身連用手臂支撐都不用，只能被動地貼在榻榻米上，然後再被他掌心的力量固定住，只剩下半身抬起承受他的撞擊。

又例如東馬偏了偏臉面，雙脣立刻貼上古屋的後頸，跟稍早前一樣用力的咬下去，卻毫無鬆開的跡象，像是用本能咬住獵物後頸的動作警告對方不准再往前逃跑，現在只能乖乖待在他身下成為快感的俘虜。

再比如東馬另外一隻手摸上古屋的性器，一面施力使人臀部只能與自己的相貼，一面又用手指沒有輕重的揉捏。

古屋仍舊是在肩胛骨被按下時，下意識想要反抗東馬的動作，然而他似乎高估了自己的能耐，敏感的身體早就無法反抗只能隨之的頻率晃動自己的腰部。

被咬下後頸時古屋也是下意識地掙扎，他試圖回頭想模仿相同的行為得到優勢，卻根本難敵這刺激帶來的興奮，反而是真的像是隻獵物一樣在東馬身下掙扎承歡。

甚至是在東馬捏上自己性器時，他甚至沒有繳械，反而是一點東西都沒射出來，就已經感受到好幾次的高潮。

掙扎換來的壓制這是古屋沒想到的，他迷糊的意識不太能以語言來調侃東馬，只能微微張嘴，感受來自這略微暴力的行為帶來的快感。畢竟東馬的粗魯毫不意外能讓他感到愉悅，不論古屋是否足夠清醒。

好像野獸一樣。

他模糊地這樣想，忍不住笑出聲，收穫了這麼不常見的東馬雖然讓古屋很喜悅，但他還是想要看東馬的臉，再下一次深深插入，古屋把手覆在東馬撐在自己身邊的手背上，指尖嵌入縫隙，輕輕握住。

「臉……想看幸紀的臉。」

不要……他捨不得放開牙間那古屋的頸子，也捨不得讓下身離脫古屋因為高潮而纏他纏的更緊的後穴，齒間正磨著對方的皮肉有種詭異的飽足感，已經足夠稱得上激烈的性愛卻還能因為古屋的反應而更加提速或許可以算是人體的奇蹟，但東馬在手被撫摸時竟會產生想把古屋的四肢拆掉吃光的想法，進而開始讓他覺得這介於要醉不醉的狀態下所進行的比平時攀升的還要慢的快感焦躁的令人牙齒發痠。

好想把身下人插到身軀更加緊繃，想要在獵物身體裡注入自己的液體、標記地盤，把獵物全身都弄得溼透，身上的汗水全部都反過來被他的體液取代，陰影、只有陰影籠罩著這個人，不夠啊——

所以東馬沒有理會古屋的請求，只有反過來用那交疊的手部扯起古屋的手腕，再轉個彎往後拉，將人上半身拉的快要被提起時，原本還在揉壓古屋性器的手則沿著腹部往上摸過胸膛、鎖骨，手肘抵地，最後有些用力的掐著頸部兩側，讓古屋的臉能夠稍稍側過來後再調整身體位置覆上去，偏頭換咬上對方的喉結。

平時都不怎麼能看到東馬失控成眼前的樣子，若古屋足夠清醒絕對會在之後把這件事拿來打算揶揄東馬一番。

然而古屋並不清醒，所以他能感受到的只有東馬毫無保留地掠奪自己。他沒預想到平時一向順從自己的東馬，居然後拒絕自己的請求。古屋很興奮，但也對東馬居然不給自己看臉這件事頗有不滿，古屋想當然地被反手扯起時，又再次做出了想反抗的動作，跟剛才用力的每一個舉動有強烈反差的撫摸，更加提起他的慾望。他悶哼出聲，在下一刻被咬上喉結時瞬間又高潮了一次。

沒想到在酒醉的情況下他還能達到吐精的高潮，古屋似乎有些因此酒醒，他忍不住開始罵罵咧咧：「混蛋、混蛋東馬……你、你這真的不是遲漏嗎……」

比起方才那次還要更明顯感受到古屋的高潮，滿意，但滿意了不代表結束了，如果將此時的暴力因子與被酒精浸泡過後的思緒合在一起攪散的話會變成更難以置性的施暴行為。

為了遏止齒根發痠的焦躁，東馬是咬著牙抽開性器的，但這時候的咬牙不再是隱忍時的表現，而是咬著牙像是緊盯獵物的凝視，再咧開向著自身希冀的野蠻目標堅定前行的愉悅笑容，他豪不顧古屋是否會嗑到地板的將人迅速翻過來正對自己，然後一手掐上對方的脖頸。

「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就滿意了喔……」他要將古屋被自己弄到高潮的身體作為自己已經徹底把對方吃乾抹淨的證明，還要把人身體用力的折起、掐著對方的脖子讓人連呼吸都是被自己牢牢握住，直到在對方體內射精，用最私密的液體把這個人變成自己的糧食。

他在做到也高潮之前俯身、最後一次深插到底。

在古屋還在心中咒罵東馬各式各樣的遲漏話語時，東馬唐突的拔出惹了古屋一陣呻吟，他還以為是東馬終於順從自己的話，想抽開他被壓制住的手時，立刻被東馬轉了過來，強硬的轉動使古屋的頭有些暈眩，他正緩過來想大罵東馬之時，立刻被對方掐住了脖頸。

古屋瞪大眼睛看著在上方的男人，罵人的話語被卡在喉間，呼吸的抑制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達到興奮的效果，近乎暴力的彎折也在並不怕疼的古屋身上轉化成升溫的快意。

古屋笑了，聲音因為東馬的力道而無法完全發出，在對方放開自己後，古屋的手環著東馬的背，掌心沿著發力的背部，攀到對方的後頸，最後停在髮間。古屋扯住東馬的頭髮不知輕重的施力，接著在他又被逼上頂點之時，古屋重重地壓下東馬的頭，以著喉嚨還被掐住的情況，吻上東馬。他彷彿是溺水的人一般，向東馬謀求氧氣。

因為是被粗魯的扯下去親吻的，達到高潮時想要咬人的慾望全數化作撕咬般的親吻，東馬的本性才不是那種在對方即將溺斃的時候給予氧氣的人，他只會更用力的侵占更多，像個無底洞一樣取走所有他想要的，然後在啃出血腥味時才稍稍停下。

還好酒精達成的微醺有效率的阻止了進一步的慾望，所以在親吻的差不多之後他才將性器慢慢抽離、擁抱也稍稍放開，然而神智並無清醒的情況下，東馬還是像個變態一樣低下頭嗅聞舔拭古屋的身體，其中一隻手也因為摸到滿手濕黏而往下探去。

接著像是覺得滿足又有趣的讓手指伸進穴口裡感受被自己攪得濕潤細密的液體，滑溜的淺淺抽插幾下之後又抹遍穴口附近的溫熱，彷彿只是手賤在玩一樣。

同時達到頂點的古屋任由東馬啃咬著自己的唇，並像狗一樣舔著自己，他片刻後才穩定自己的呼吸。

感受到後頭又被指尖觸摸、插入時，古屋身子一顫並發出悶哼，他低下頭看向玩著自己體內液體的東馬，古屋舔了舔自己的唇，血的味道有些刺激他的思緒，他抓著東馬不安分的手，用著輕快的語調開口調侃。

「怎麼？你射的很開心喔？但這樣玩不就都流出來了嗎，還是你想再插進來一次？」

啊、有點微醺，因為酒精遏止慾望加上才剛激烈過真是太好了，不然以平時的自己，就算再怎麼能夠抑制自己的慾望，也絕對會因為古屋的調侃抓著對方立刻再來一遍。

但現在還好，他處在滿足過後的理智階段，儘管手邊的動作不那麼安分，但跟再上一次相比已經足夠理智。

東馬並沒有把手指抽開，而是認真的看著古屋，微張著嘴片刻後，才楞楞的出聲回應：「開心……但沒有要再……」

「我想把這些全部掏出來……」他一口氣將手指直接沒入到根部緊貼著穴口邊緣的程度，才有些強硬的撫摸著內壁一次抽開：「然後洗澡、抱著你睡覺……」

帶著些醉意的囁張表情，因感受到手指埋入自己體內的指頭而鬆動，古屋倒吸了一口氣，像是為了報復般用力捏了一下東馬的手，當然那力道應該不是很大，畢竟他已經沒什麼力了。

他鬆開抓著東馬的手，指尖沿著東馬的手臂停在對方的臉上，摩挲著上頭的疤痕，接著在嘴角落下細碎的吻後，雙手環著對方的脖頸開口：「……這樣嗎？但我有點睏呢，我現在只想抱著你睡覺，留在裡面明天再清？」

東馬就像被主人撫摸的狗，在被撫摸傷痕以及親吻時都隨著對方的舉動而輕輕眨眼、或者閉眼，數次睜眼之後才搖搖頭，接著將人直接抱起來放在自身身上。

因為這個是他打心底覺得現在該做的事情，若要讓他真的把自己的東西留在古屋身體裡直到隔天一早，反而需要有意識的去違反這項準則——不清的話古屋明天大概會更不舒服，況且他現在的精神還很好呢。

「那就、全部交給我，」他癡迷的睜起眼，「你負責睡就好，其他交給我吧。」

疲憊是真的，有些酒醒的古屋其實是認真覺得放到明天再處理也行，反正不管怎麼樣東馬都會替自己處理，還能有可以拿來調侃人的題材。

不過看到東馬這麼可愛，他似乎能從那對眼睛中看到大型犬在朝自己搖尾巴，想想古屋便覺得算了，那就現在洗吧，反正也都是給對方清，更何況明天如果記得的話，這也是能來好好揶揄對方的好題材呢。

「我想跟你一起睡，我看著你清？」

這個詢問肯定會得到東馬肯定的回答，所以古屋就只是乖乖地看著，並且是緊盯著東馬替自己洗澡、清理後頭的白濁液體、為自己擦乾身子，直到兩人在被窩中相擁入眠，古屋才真的與東馬一起沉沉睡去。

※

隔日，也許鬧鐘依舊會把東馬叫醒，但反正古屋是醒不了，不管怎樣他都是抱著東馬的狀態，並且在用臉蹭著人。

如果是不知道多久之前的自己的話，只要早晨一醒來，記憶恢復的當下就會開始後悔的吧，而且是就算古屋會忘記，仍舊會在心底自己的程度——

然而這次醒來之後，就算想起來他昨天晚上是怎麼逼迫古屋的，他還是存有一絲僥倖心理。反正古屋想不起來嘛、那他就算逃過一劫了？而他大概也沒想過這樣的思想其實某方面來說也代表要完整面對昨晚的所作所為會多麼巨大，才會選擇這種逃避式思考吧。

東馬一如既往地做完該做的事情，並努力保持平常心裝沒事的幫古屋盥洗，將人扶到餐桌上開始餵食。

古屋一如往常，早起完全是那副沒睡醒的模樣，不時在東馬的動作發出不滿的哼聲，直到他吃到不知道東馬餵過來的第幾口飯時他才稍微有些清醒。

嗯，從身體的痠痛感以及他的精神疲憊來看，他們肯定做了不少快樂的事情吧？在想想細節……昨天喝完宇鷺的酒就有些意識不清了，明明他酒量並不差，他開始懷疑那酒的度數了。可惡，因為喝醉他對昨晚的記憶已經所剩無幾，不然東馬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肯定是能好好調侃一番的題材。

不過古屋樂人當然不是會讓這機會溜走的人。

完成吞嚥後，他摸上東馬拿著餐具的手，眼睛眯的細長盯著對方故意地開口，「你昨天玩的挺開心？」

東馬因為古屋的話僵硬了一下，跟昨天的不同，昨晚他僵硬一瞬之後就開始撒嬌，他今天哪有這個膽！！

「呃……」什麼都記得的東馬做出了什麼都記得的超心虛態度，但是在重新舀好一口早餐遞到古屋嘴邊時，他還是決定亡羊補牢一下。

「嗯……那、那你開心嗎……？」然後繼續心虛的撇開視線——古屋其實沒辦法記得很多這點他還是知道的，所以這是什麼爛問題！東馬在心底吐槽自己。

居然反問他開不開心，東馬看來是已經進入混亂狀態了吧？但古屋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他沒有馬上吃下遞到嘴邊的的食物，他用手指劃過自己的脖子上的痕跡。

「開心啊……嗯……當然開心啊，不過你顯然比我更開心呢？看看這個，昨天掐得很快樂吧？」

「啊、還有這個，」他將自己的圍府掀了起來，露出的肌膚上是掐痕，古屋並不太怕疼痛，所以對這樣的痕跡沒有什麼太大的不滿，但他還是想拿來玩玩東馬。

「這個也是，你按的很用力吧？是想著什麼出力的呢？嗯？」故意的話語還再繼續，他似乎就是想看到東馬有些尷尬難為情的模樣。

不要提醒他昨天到底做得有多過火啊——掐脖子根本已經比上一次那個大吵架還要誇張了，他上次只有用時間在磨古屋的體力而已？！

東馬完全不曉得怎麼回應，耳根發紅、張著嘴呆愣的看著古屋幾秒鐘之後選擇用空的那一手把古屋掀起的和服拉回去蓋好，再來稍微不管自身原則的捏住古屋的下頷，當然是溫柔的，接著趁對方嘴巴微張的空檔把下一口飯塞進去，當然這還是溫柔的。

好好將湯匙抽出來之後他才轉身回去埋頭認真挖古屋的飯準備餵下一口轉移注意力。

這什麼轉移話題的方式阿，東馬你這個傢伙真的是！

被打斷的古屋盯著東馬，細細咀嚼突然被塞進來的飯，為了不讓對方有機可趁，他遮住了自己的嘴。

「這麼喜歡也不跟我述說一下感想嗎？想要的話我隨時都可以讓你這樣玩喔，幸、紀。」嗯，讓他在玩一下吧，畢竟他們有好一陣子不是這種可以任他隨意欺負東馬的氛圍了。

是要說什麼感想……說他可以掐到古屋很開心的感想嗎……東馬默默地挖飯一邊偷偷心底吐槽，然而這種說話語氣大概也是真的久違了。

思及此，東馬還是覺得有些無奈又好笑，他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在去除這些對他們來說不夠一般的相處呢？

所以他仍舊沒有回話，而是拿起要給古屋的下一口飯。

啊、想必古屋接下來還會說很多類似的話吧，那麼他接受就好了。

就像平時一樣。

FIN.